

田中芳树 著

银河英雄传说

外传



击碎星辰之人

第1集

银河英雄传说外传

1

田中芳树作品集
击碎星辰之人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银河英雄传说外传

击碎星辰之人

作者 田中芳树

译者 黄 璞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092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30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5387—1997—X/I·1033 定价:12.00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击碎星辰之人

第一章 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	7
第二章 蜘蛛网·····	30
第三章 克洛普修特克事件·····	56
第四章 肃正军规·····	77
第五章 间奏曲·····	104
第六章 女演员退场·····	125
第七章 敌方、友方、敌人、敌人、敌人·····	146
第八章 行星列古尼札·····	162
第九章 我的征途之星际之海·····	176

自由行星同盟

杨威利 上将。宇宙历七六七年生。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兼驻留舰队司令。

尤里安·敏兹 杨的义子。同兵长待遇的军属。十四岁。

亚列克斯·卡介伦 少将。要塞事务总监。杨在军官学校的学长。

华尔特·冯·先寇布 准将。要塞防御指挥官。

费雪 少将。驻留舰队副司令。

姆莱 少将。参谋长。

达斯提·亚典波罗 少将。

古严·巴恩·休 少将。

奥利比·波布兰 少校。飞行员。年轻的击坠王。

伊旺·高尼少夫 少校。飞行员。波布兰的同事兼好友。

亚历山大·比克古 上将。宇宙舰队司令长官。

优布·特留尼西特 最高评议会代理议长。

库布斯里 上将。同盟军统合作战总部长官。

德森 上将。统合作战总部次长。

德怀特·格林希尔 上将。菲列特利加的父亲。

卡斯帕·林兹 中校。

萨克斯 少将。归还兵的运输船团的船员。

蓝·侯 少将。运输船团的船员。

伊波琳·多鲁顿 上尉。运输船团的女性导航士官。

洁西卡·爱德华 反战派的议员。

银河帝国

鲁道夫·冯·高登巴姆(黄金树)

宇宙历三一〇年,建立银河帝国的代皇帝。

帝国历四十二年(宇宙历三五一年)歿。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

帝国元帅。帝国历四六七年(宇宙历七七六年)生。军务尚书。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级上校。罗严克姆侯爵的心腹。

内容简介

帝国开基先祖鲁道夫大帝即位后四八六年的今年，宇宙历七九五年，莱因哈特十九岁。在好友齐尔菲艾斯辅助下。于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确立其罗严克拉姆伯爵的地位。然此时宫中却暗潮汹涌。一般诡谲的阴谋之风朝他们珍爱的人——安妮罗杰而来……

……喔，查拉图斯特拉，你是智慧之名，你是投石器之石，你是击碎星辰之人。你将自己高高地投出。然而，哪会有被投起的石子不会再次回地面的的呢？

……那终会还诸于你自己的身上，如果你是有罪之人，就当会被自己投出的石子所害。喔，查拉图斯特拉，你就将石子远远投出吧。如此一来，它终将会落回你的头上。

腓特烈·尼采

第一章 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

I

舰队正化为白银的箭群，在黑暗的虚空中进行惯性飞行。在到达提亚马特星系外缘的宙点后，停止了前进，面对在前方开的敌军布阵。此处距离伊谢尔伦要塞有六·二光年。

帝国历四八六年，宇宙历七九五年的二月。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为了对去年年末自由行星同盟军的大规模攻热采取报复，以宇宙船队司令长官古雷高尔·冯·米贝克尔加元帅为总司令官，由大小三万五四 00 艘舰艇组成的讨伐军，从帝都奥丁出发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正值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加冕三 0 周年，有必要以对军事行动之成功来衬托此一典礼。虽然其在位时间已是近几代以来所少有的漫长，但这位皇帝在内政方面并没有树立

任何成绩。

银河帝国军中将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心烦地拨动着他那波浪般，
彷如狮鬃的黄金色头色。

冰蓝色的的眼眸，透过个室的眺望窗，注视着经过偏光修正的繁星之海。

开基先祖鲁道夫大帝即位后四八六年的今年，莱因哈特十九岁。未满二十岁就有着中将阶级的人，过去只有高登巴姆皇家的男子才有前例。有许多人因此为之皱眉，“臣下逾越已份，是乱国的前兆。”而这些人也并没有在皇帝的权威之前完全沉默，把嫉妒和憎恨穿上秩序论的甲冑，而高喊这人事特例之不是的人不胜枚举。

从十五岁首次出征以来，莱因哈特就屡次处身战场，立下许多功勋，在此其间，也曾到宪兵本总举发军部内的犯罪事件，成功地破获了在幼学校发生的连续杀人事件。虽有如此多校性的才华，但大多数人仍免不了对他有见。

莱因哈批他清秀的额头和黄金的刘海靠紧着硬玻璃，想实际地感受一下广大夜空的深峻。在其中，自然和人工的光点混合在一起，构成着扩展到人类所知极限的无声和谐曲调。

这年轻人把洁白的右手手掌像小孩子一样掌心朝上地推起。低放下来之后，再再向上推起。他在试着“把宇宙放在手上”。银河系不过是为数超过一千亿的岛宇宙中的一人，而人类足迹所及之处，则双只有它的几分之一。至于莱因哈特所支配的，则只有不到八行艘的一群小人造物体了。

“如果我握有全舰队的指挥权就好了！如此的话，即使是如此无益的会

战,我也一定会取得完全的胜利的……”

平滑的脸颊上感觉到有人的气息,莱因哈特转过头看去,又立即缓和了那锐利的视线。副官齐格飞·吉尔菲艾少校立在他身后。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少校只比莱因哈特早出生了两个月,同样也是十九岁。近乎一九〇公分的均整修长身材,有着如刀匠所打造的军刀般的强韧,自然卷的头发,红得有如以红宝石溶成的水所染一般。

“打扰您了,莱因哈特大人。”

这个称呼,是自从少年时期以来,只许吉尔菲艾斯一个人所使用的。由此也可知道这个称呼超越时间地连结着他们两人。

“在米达贝尔加元帅的旗舰上举行的会议也快开始了。请您准备。”

“哦,是该去了。”

他并不是真的忘记了。只是想要去忘记而已。莱因哈特目前仍是必须听从他人召唤的立场。那野心的阶梯还延向更高的上方,目前必须不断地往上爬。

莱因哈特的野心,是和其黄金的头发相同、或更有甚之的豪奢之物。知道这位无可类比的美貌年轻人将会成为高登巴王朝银河帝国最大叛徒的人,如今只有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而且他还是莱因哈特的盟友。

打倒高登巴姆王朝,而莱因哈特则起而代之,成为全宇宙的霸主。肃正五世纪以来因高登巴姆王的专制所累积的社会不公现象,特别是要一扫腐败之极的贵族制度。对于莱因哈特的姐姐——美丽温柔的安妮办杰皇帝佛瑞德里希从他们手中抢走,既然没有抑制最高权力者其欲望和固执的手段存在,莱因哈特的选择就只有打倒王朝了。要让皇帝自觉到罪大恶极,没有

比把他赶下皇帝之座更有效的了。到那时候,皇帝才会知道被人夺去贵重之物的痛苦吧。

不过,路程很长,在途中甘心忍受种种不合己意之事。例如像这一次,赌注生死在这没有意义的战斗上,也是其中一例。

“你想,自从在达贡星域中,无能的赫尔贝特大公惨败以来,有过向次战斗了?”

年轻人的声音非常不愉快。

“加上小冲突在内已经是第三二九次了。一五〇年间有三二九次。真亏他们还能不厌其烦地继续打下去。”

“因为打不出一个了断啊。”

微笑地说出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吉尔菲艾斯承受莱因哈特的负面情感的做法。

“同盟军、不,叛乱军的那些伙不懂战略,不知道有不流血就能使伊谢尔伦要塞无力化的方法。”

莱因哈特心里想“我几乎都想要教教他们了。真的有心要“代倒专制王朝”的话,可用的手段有好几个呢。如果只期望自己的和平和安全的话,那么反过来也有二种以上的选择。然而同盟却把这当成是唯一的道路而重复着进攻伊谢尔伦回廊,而又败退的情况。莱因哈特不得不感到呆然。

“为何要愚劣地拘泥于伊谢尔伦要塞。老是深信着有要塞就必须正面交战将其攻陷,实在是顽固之极。”

“所以帝国而言才有建设要塞的意义啊!”

“说得倒没错。”

莱因哈特苦笑地接受了红发好友的见解。”

“不过时间也要到了。太空梭都已准备好了。”

吉尔菲艾斯又再次催促金发友人得离开乘舰了。

“我不想去。”

莱因哈不高兴地说着。这是明知不可能的任性。

即使出席了，也很少被允许发言，而发言被彩的情况更是完全没有。几次以来的经验如此告诉他。莱因哈特不软弱到会被忽视或恶意——中伤，但必须在孤独中渡过荒芜的时间，实在很难说是一种舒适的环境。不过，莱因哈特还不是霸者，他仍是得屈膝于许多人之前。

“如果我出席了，与会者的平均年龄就会下除。这一点倒还算是个优点吧……”

帝国宇宙舰队司令长雷高尔·冯·米克贝尔加元帅，是个有着半白眉毛和半白鬓发特征的五十过半的男子，身躯堂堂，端正而令人觉得威风并发自皇帝而是来自这位臣下。

“你看米克贝尔加，实在是威风堂堂。”

有时莱因哈特会如此对吉尔菲艾斯说。不过，语意并不仅止于赞赏而已。

“……但是，只是威风堂堂而已。”

面对着搭乘太空梭来到集会的提督们，米克贝尔加向皇帝的肖像画敬礼，安排好各舰舛的配置之后。

“不允许敌方投降，要完全地歼灭，借此宣扬皇帝陛下的荣威。”加上了这句话，做为用战会议的开端。

莱因哈特内心想要询问,这次会战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是为了满足战略上什么样的课题?而动员数万艘的舰队,置数百万的兵士于险地、消耗庞大的物质和能源的理由为何?不着眼于这根本问题,而把课题仅限定在战术阶层,一副若有其事地讨论着,到底有何益处?他们所做的交谈,没有任何一句可以引起他的感动。

莱因哈不由得这样想着:这些家伙只是在玩战争游戏而已。和自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乱军之徒,正可说是合适的好对手。想到在帝国内因抗争失败而逃到同盟的人数,甚至令人觉得同席的提督们该不会是刻意不让将来的流亡地失去的吧?不,这算太看得起他们了。事实上他们用上了贫乏能力的一切,也只能有此程度而已……

突然元帅的声音郑重地响起。

“缪杰尔中将,卿的见解如何?”

数十道视线化成形的箭,射在年轻人的脸上。除了几道目光自期为公正之外,其他几乎都带敌意和嘲笑的精神波。当然,那都化为一波波不快的潮流,冲入了莱因哈特的神经网络,但使人觉得更不思议的是,把突显的负面感情集中在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身上,即能不觉得自己愚昧的这种自我客观的低落。

米克贝尔加元帅指挥名的用意,倒不是很明确。也许只是个形式,也许是想等他说出些奇异的话后再加以嘲弄。唯一确定的是他并未期望有率直的意见。如果他对莱因哈特的才能给与一定的评价的话,就不会认为他碍眼而叫他坐在最后面了。

虽与他本来的气质相违,但莱因哈特还是假装成平庸之人。

“在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元帅阁下的深谋远见,不是我等小辈所能思及。”

莱因哈特以恭敬的态度来掩饰他的欠缺诚意。他虽然一次也未曾卖弄过其美貌、特别是他的笑容,但礼切方面则是因应必要。那东西因为值得轻蔑而存在,卖弄一下也不会伤及自尊。

有特权可以看到莱因哈特那如同初夏阳光透过水晶灿烂笑容的人,除了姐姐安妮罗杰以外,就只有吉尔菲艾斯一人了。

米克贝尔加点了点头。被这美貌的年轻人追从倒不得不快。

“那么,似乎也没有其它意见了,举起香槟来预祝战争胜利,和诸卿一起祈望陛下的光荣和帝国的隆盛!”

掌声和欢呼响起,不久,香酒槟的光彩高高地举在众提督的右手上。

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却确信可以胜利的这种精神构造,实在超乎莱因哈特的理解力。他没有把心所想的表现在表情或动作上。但就在视界中的一切都化为无彩色舰的失调感中,他随着其他的提督唱和。

“为了皇帝陛下干杯……!”

II

和帝国隔着八〇光秒的距离,自由行星同盟展开了三万三九〇〇艘的阵容。其战略内容是由第五、第九、第十一等三个舰队构成,但总司令官罗波期则声称为了纵观战场全体大局。而在一五〇光秒的后方坐镇不动。其中一个因素是政府国防委员会答应要再多动员二个舰队,却迟迟未回音,而使全体

阵容上并不完备。

自由行星同盟第五舰队司令官亚历山大·比克古中将有莱因哈特三倍半的人生经历及十三倍的战场经验。他并非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而是从一个兵士到提督，为断累积功绩而升进的沙场老将，甚至有人会半开玩笑地说“‘老练’这个形容词，可别用在比克古提督以外的人身上”，其用兵手腕之充实可见一斑。而说到在兵士之间的受欢迎程度，则要比那些军官学校出身的菁英份子要高得多了。连统合作战本部长西德尼·席特列元帅也对这位在他初任军官时传授他实战机变的长者，一直保持着敬意。

既然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在后方，那么在前线上，比克古站在资深者的立场，就得统括指挥权了。第九舰队司令官伍兰夫中将很理解这一点，但另外一位——第十一舰队司令官威列姆·荷兰多中将却对此不服。

荷兰多三十二岁，因去年年底攻击伊谢尔伦要塞之际的机敏——战斗指挥而升为将，刚刚出任舰队司令官一职不久。以其结果而言，该次攻击演出了第六次壮大的失败，以帝国军的形容方式是“伊谢尔伦回廊是以叛徒们的死尸铺成的”，但在个别战斗中则得到一些胜利，算是挽回了最后一成的自尊心。而其中一例则就是击破要塞出击的敌方舰队的荷兰多那奔放的用兵。虽然是有实绩，但依比克古所见，荷兰多的自信要比实绩大上十倍多了。

“请别对我的舰队行动加以无用的掣肘。”

荷兰多在战斗开始之前，对老提督如此倡言。

“勉强要求和其他舰队联合行动，只会扼杀我舰队之长处，而有益于敌军。这么一来将会使自己减少战略上的选择。”

老提督心想,这个人是把战略和战术弄混了。

“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战略层面上做选择的余地。敌方来攻,我方防守,顶多只是能像达贡星域会战一样,选定有利的决战场所而已。

“阁下光是加以防御就满足了吗?”

“你不谪为如此是吧?”

“当然了,再怎么样击退来犯的敌人,只要专制政治之源还在,威胁就会永远存续。要永久结束战争,唯有长驱直入攻进邪恶的大本营——奥丁,减掉帝国上途。”

比克古点着头。

“可是,我们连攻略伊谢尔伦要塞的力量都没有不是吗?更何况要远征一万光年,进攻帝国的中枢部,那终究是做不到的事。”

“到目前为止是如此。”

这个回答,将荷兰多把自己比拟为帝国本土进攻军总司令的想法,以雄辩证明了。

“下官一直尊敬比克古阁下的经验的实绩。过去的经验和实绩啊……”

对这带有嘲弄的口气发怒的,不是老提督,而是副官法菲尔少校,但亿却不能对中将发怒,只有把背在后的双手紧紧地握着。

通信影像一消失,法菲尔少校立刻怒吼了起来。

“阁下,我如此说是有所逾越,但荷兰多提督既然对作战那么有自信,那么我舰队何不干脆就袖手旁观呢?”

“所谓作战这东西,是不会实行之前失败的。”

老提督一手托着下巴。

“以我过去的经验来看的庆……”

同日十六点钟，两军接近到一 0·八光秒的距离。在彼此默认之下，到达了“战争游戏”开始的距离了。

不知道是哪一方比较快喊出“射击！的叫声。

数千道光束撕裂了宇宙空间。

在往后被称为“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的这场战斗开始了。

灼热的色旋涡，以黑铅的圆血为背影，涌起而又散去，四散的能量残渣则都化为乱流，摇动着舰艇。

修长的身躯，优雅而深沉地坐在战舰“唐荷伊萨”舰桥的指挥席，莱因哈特的视线投向荧幕，注视着在前方展开的光与热之乱舞。看得出那毫无独创性的阵形正不断地发生毫无独创性的战斗。

视线的角度一转，碰上了红发好友那略带担心的视线。

“别在意，或尔菲艾斯，在背后观看他的人战斗，也是一个乐事啊。”

莱因哈特露出笑容。

莱因哈特虽然轻这种贩卖廉价道德业者的梦呓，但在这一次，他希望被安排人阵列后背的想法要比被推上最前列来得强。米克贝尔加元帅等人的意图，不可置疑的是不要让莱因哈立下武勋，就可升为上将，当然，上将要中比中将更接近他的目标。

映射在苍冰色眼眸中迸裂的光芒，渐渐地益增炽烈了。

不管是有多愚劣，只要一面对到战斗，在莱因哈特的体内，血液的温度就会上升，在白皙的皮肤下，被加热的细胞就会律动地起舞。构成他耿的主要元素之一，是灼热的战士之魂，有时会如同涌起的雷云，掩住那远大野心